

# 怀念母亲是不分年龄的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许昇初

苦日子过完了，母亲却老了；好日子开始了，母亲却走了。这就是一直萦绕我心、又悔又痛的一件事。母亲已去世三十六年，几十年来，我们兄妹几个，只要聚在一起，就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叨念母亲的点点滴滴，回忆当年温暖和感动的时刻，体验极其珍贵的母爱。

母亲191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，她三岁时，生母就撒手西去，她的童年是在辛酸的岁月中渡过的。她没有上过学，8岁时，就帮家中干活；12岁时，就开始纺线织布了。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，当自己身为母亲时，对子女就有着特别深沉的疼爱。“子女就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。”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。当年祖父评价母亲说：“婉顺什么都好，就是宠小孩。”祖父是相信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的老派人，说母亲宠孩子，实际就是说母亲从不棒打孩子。尽管她识字不多，但她对我们的教育却是很文明的。记得我在高一时，还很不懂事，贪玩而不努力学习，成绩很差。班主任老师上门家访后，母亲把门关起来，单独跟我谈话，讲起她的童年，因为贫穷，交不起学费，所以至今还是一个睁眼瞎，亲人来信不会读，要回信，也写不来。没文化的人，犹如野地中的一根草，对社会无用，于自己也少了生活乐趣……讲到动情处，禁不住流下眼泪。母亲还说：“我整天忙家务，既没文化，又没时间关心你的读书，你学习成绩差到老师上门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……”母亲严以责己的方式方法，使我更加敬畏与顺从，在她苦口婆心的说教下，我也有了较大的进步。平时的家庭教育，她大多是用农民的语言，提醒不要睡懒觉，说是“三早抵一工”；要勤劳不要贪懒，说是“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”“只有懒人，没有懒田”；与同事一起工作时，重要的是“担子捡重的挑。年轻人，力气做脱会回来的”；教育做人要诚实，说是“老实人不吃亏”“黄牛勤力耕地，农民最爱的家畜就是牛”等等。母亲朴实的教育，使我们兄妹们踏上社会后，不管在农村、部队或工厂，都能认真负责，积极工作，在各个行业中，有很好的发展。

母亲一辈子辛苦劳作，勤俭治家。一年到头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。坐着做针线的生活，就算是她空闲的时候了。真是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我们家中兄妹几个的鞋子，还是半新的

时候，后备的新鞋就已经做好了。她还教我们学会针线活，说：“求人不如求己，自会自方便。”我两个妹妹的针线活都很好，后来甚至还超过了妈妈。我在初中的时候，也已经学会运用“回针”或“行针”等不同的针法缝补衣服。八零年，母亲已得病，上下楼梯十分艰难，需卧床休息。我还时时看见她躬身坐在床上扎鞋底。一只鞋底，密密麻麻地穿针走线上千次，是非常吃功夫的。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节前，我在家弹年尘时，意外发现一大叠完工的鞋底，整整齐齐地埋放在阁楼上的木箱内。我手捧着鞋底，回想当年她拖病还穿针引线的情景，心中隐痛，任凭泪水洒落在这叠鞋底上。

母亲待人热情和气，在邻居中有很好的口碑。她做的红烧肉，端午节包的粽子，过春节蒸糕，做糟肉，都是一绝。扫弄堂的张伯伯，是个孤老，逢到端午、中秋、冬至等节日，母亲总要叫我给张伯伯送吃的，过年则必须附上一个红包，表示她的谢意。然而，母亲对邪恶之事，却能勇敢面对。有次，三哥与邻居独子阿毛发生口角打架，母亲闻讯后，即走出家门，把嘴边已经流血的三哥拉进屋内。而那个阿毛，他家是开南货行的，人称“小K”，平时一贯以大欺小，竟然继续逞凶，辱骂母亲，下流的话不堪入耳。母亲见他如此无礼，在众多邻居的围观之下，也毫不示弱，大声喝到：“阿毛，你听好，你要敢胡来，我就敢教你生不出儿子。”阿毛娘这时也走出了门，听到此话，自知理亏，顿时灰溜溜地拉着儿子回家了事。事隔数年后，我三哥不幸早逝，在办后事的过程中，阿毛还主动帮忙。母亲也不计前嫌，与他家重归于好。后来，阿毛去江西农场工作，母亲也买了礼物送给他。

母亲有一双勤劳而灵巧的手，五指修长，显得很美。但她的脚，却被缠裹过，幸亏当年辛亥革命的思想已经冲击农村，又臭又长的裹脚布，被及时地丢进了垃圾堆。所以她的脚，尽管比常人的脚小些，但走路没受影响。她曾在织布厂工作过，所以大嗓门讲话、快节奏走路是她的习惯。她说，“看一个人走路，就晓得这个人勤快还是懒惰。”记得我们住的弄堂口，有个女工很多的天丰药厂，厂里办了个哺乳室，厂方听说母亲有丰富的育婴经验，就来请她。从此，母亲就全身心扑在哺乳室的工作上。几乎放弃了家中的大部分家务，父亲对



此不免有意见。但母亲讲：“当年我们得到别人帮助，现在我们去帮助别人是完全应该的。”哺乳室的婴儿，全靠大人关心爱护，一点不能疏忽，这个哺乳室一进去，就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生的那样对待。那时，我们兄妹也已长大，在母亲的模范榜样之下，也纷纷分担家务，支持她的工作。数年以后，母亲走在路上，常有当年的婴儿，亲切地叫她“许家外婆”了。

回忆往事，几十年弹指一挥间。我已迈入老人行列。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，曾经扛过枪、读过大学、种过田、进过厂，然而母亲的教诲和影子，一直伴随着我。她善良、勤劳、正直的品质，始终激励着我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唯一一辈子沿着她的脚印走到底，并且言传身教，把下一代也引领到这条路上，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。

# 母亲节快乐



去年秋天的时候，哥哥在电话中提起妈妈碰到了白内障，还是早期，所以问题不严重。两周后我打电话告诉他，订了感恩节的机票。哥哥听完先是一愣，接着说：“黄念，这回你可害惨我了！”其实哪里会害惨他呢，不过是让他又挨了一顿骂而已，不用他讲我也能猜到。

## 第一次回国：永远都是孩子

来美国总共八年了，早先因为两个孩子都小以及身份的问题，当然还有经济的原因，一直没有回去过。第五年的时候，也是在电话里，哥哥无意中透露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于是我当即决定带着还在哺乳中的孩子回去一趟。

那时哥哥也有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，爸爸跟着哥哥嫂子去机场接机，回到家时，已近凌晨2点。刚走进楼梯口，就听到妈妈哽咽着喊：“念——”我抱着儿子迎上去，她已经下到1楼来。后来才知道，哥哥住在5楼，原来说12点可以到家的，于是妈妈11点多就出来，站在三楼，这样一方面可以听到屋内孩子的动静，另一方面，我一进楼梯，她也可以听到。没想到我们一路耽搁，她竟在三楼的楼梯口张着耳朵等了3个多小时！第二天一早，我看到她浑身都是蚊子叮咬后的红疙瘩。九月，蚊子可不正是厉害的时候！我不断自责，说应该打电话告诉她我们会晚点的，爸爸嘟囔了一句：“谁晓得她会这么傻，跑到外面来等！”

妈妈随着哥哥住在小县城，我在美国也住在南部农村，即使飞机火车辗转，路上也花了两天两夜；再加上我还抱着个1岁多点的孩子，等回到家，人已经疲惫不堪。妈妈看着我憔悴又蜡黄的脸，一边抹眼泪一边抱怨哥哥：“就怪你多嘴，我说了多少次，叫你不要告诉我生病的事，弄得她整天担心。这跑回来一趟，路上多遭罪……”抹完眼泪，她又笑着说：“回来也好，我好好照顾你几天。”

没有好好照顾我，一直是她的心病。我生老大的时候，她去使馆签证，被拒了；后来生老二，正碰上哥哥结婚、生小孩，所以她也没能过来帮我。爸爸说，一到晚上，躺在床腰酸痛痛的妈妈就会叹气自责：“念儿一个人在外面，带着俩娃还要工作，该是多苦。我这个当妈的，却一点忙也没帮上……”这次终于回来了，她就像赎罪一样，每天一日三餐、大人小孩衣物，她全都大包大揽，什么活都不让我干。刚回去头几天，倒时差很辛苦，到了下午就困的不行。妈妈收拾完碗筷后，先把侄女如意哄睡，然后再想着法子把儿子从我这里领

# 两次回国

文/黄念

走。有一天，等我睡了一觉醒来出去找她，正碰上她背着熟睡的儿子回来，手里还提着一袋小鱼。原来儿子因为跟她不熟，刚出去一会儿，就开始哭闹着找妈妈。于是她就连哄带骗地把儿子带到5公里外的菜市场，买了几条小鱼才把他哄住。回来的5公里路，外婆弯弯的脊背就成了小胖墩似的的儿子的摇篮。等我把儿子抱下来，她用手撑着腰，过了好一阵才慢慢地直起身子。

那次回去很凑巧，正好碰上我的生日。切蛋糕的时候，哥哥感慨：“黄念现在也是三十岁的人了，以后就都是大人了。”妈妈立马反过他说：“不管三十还是四十，在我这里，她永远都是孩子。”

想起这几年为人妻为人母，漂泊在外，所有事情都自己一肩抗的辛酸，鼻子一阵酸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处，我还可以是孩子！

## 第二次回国：奶奶傻了吧？

这次回去，一上车我就打电话把到家的准确时间告诉了妈妈。凌晨1点到家，哥哥的车还没停稳，妈妈就从屋檐下跑了过来，把伞撑在车门口。爸爸和哥哥拿行李，我就搂着妈妈的腰跟她一起上楼，一握她的手，冰冷！11月底了，即使南方，天也凉了。我责怪她为什么不在家里等，她说哥哥刚走就下雨了，她怕我们回来淋雨，于是拿着伞在屋檐下等着。“才几步路，淋一点雨有什么关系！”哥哥很是不以为意。“天这么冷，她路上又劳累，淋雨该生病了！”她也知道天冷，却还是在风雨里等着我们。

这次还真被妈妈给说中了，第二天一早，我的脸就开始滚烫。妈妈就又开始数落哥哥了：“都怪你多嘴！看她回来这一趟折腾的，受多少罪……”

刚回去那几天，不仅天冷，还阴雨绵绵。哥哥新添了老二，叫满意。早上，妈妈看我醒了，就赶紧抱着满意下楼去了。回来后，她笑眯眯地像变戏法一样从酒红花纹的夹袄口袋里拿出两个包子，打开袋子，热气随着香气一起弥散开来。为了不打扰我休息，中饭后，妈妈就一手打着伞一手抱着快1岁的满意在小区里晃，等她睡着了，再抱回家。

这次我独自一人回去，所以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事情，比如摘菜、抱抱小孩什么的，其他事情，她还是一律不让我做。有一次，从幼稚园放学回来的大侄女如意问我：“姑姑，你说我奶奶是不是傻了？”我有些惊



讶地问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如意答：“刚才奶奶对着我说，‘念，把摘菜的木凳子给我拿过来。’”“奶奶喊错了而已，怎么能说她傻了呢！”我不以为意。侄女说：“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你没回来时，她经常对着我喊，‘念，把针线盒拿过来给我’‘念，下雨了，把阳台的门关上去’……”听着如意学奶奶的样子，我背转身，泪如雨下。

离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爸爸说的第一句就是：“黄念还有X天就要走了。”说多了，如意有些不耐烦地抱怨起来：“从姑姑订了机票，奶奶就开始倒数她还有几天回来；回来了，你们又开始倒数她还有几天走。”听着这些，妈妈默默转身去了厨房。回去这几天，我跟妈妈和如意睡一间房。因为时差的原因，我后半夜几乎都醒着。临走前的两夜，我总时不时听到妈妈翻身或给如意盖被子的声音。我忍不住问她怎么不睡，她似乎忍了忍，依旧控制不住地哽咽着说：“你马上要走了，这一别，至少又是两三年……”

凌晨5点动身，妈妈早早地起床，给我煮了一碗荷包蛋。小学六年级，我去市里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集训，那是我第一次离家，早上出门时，她也是早早起床给我煮了一碗荷包蛋。之后的二十年，我无数次离家，每次她都默默地给我煮上一碗荷包蛋。

甜甜的荷包蛋，包裹着一位母亲多少的依恋与不舍；圆圆的荷包蛋，寄托一位母亲多少的期盼，孩子啊，出去外面走一圈，再回到妈妈身边来吧！